

# 从西单到西直门 25 分钟

彭继学

中国工人出版社

## 内容提要

在西单地铁站里，刚刚来到北京的刘雨遭遇了美女事件：因为突然刹车，他被旁边的美女误会非礼，在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下，只好走为上策。

找到工作的刘雨，又开始了租房子的艰辛之旅。终于，在一个小广告的指引下，刘雨来到了西直门一家出租房的门前。敲开门，房东竟然就是地铁里的那个火辣美眉——饶婷！北京如此之大，却又如此之小！

上天的巧意安排，使这一对格格不入的年轻人从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生活。

从西单到西直门，仅仅 25 分钟，可对于他和她来说，要在北京这茫如烟海的人群中再一次相遇，将需要怎样的缘分！

从西单到西直门，仅仅 25 分钟，可对于他和她来说，这 25 分钟带来的机缘又将需要怎样的努力来铺展随之而来的日子！

从西单到西直门，仅仅 25 分钟，可对于他和她来说，要学会珍惜彼此相处积攒下来的感情又需要多少个 25 分钟！

## 内容提要

小队在北京飘泊了一年，相继辞掉了三份工作，之后，她来到了多罗的广告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小队才知道原来公司只有总经理多罗和自己两个人。

莫林是小队招入公司的一名员工，在随后的相处中，小队和莫林之间有了一些比较微妙的关系。潘阳阳是多罗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招进公司的业务员。

随着公司员工的增多，同事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错综复杂起来。潘阳阳和小队开始互相比较自己在多罗那里的地位，开始为和莫林关系的远近或喜或忧。莫林在看似冷漠的背后隐藏着久久难于愈合的感情伤口；潘阳阳在到处炫耀自己高官叔叔的同时，掩饰的是她在北京无依无靠的飘零；小队在与陆池的感情纠葛中，领略了生活的内涵，更从自己好友的经历中，感受着生活的无奈。就是多罗自己，也处在极端的困惑之中，妻子在他事业成功之时提出离婚，因为多罗的钱买不回妻子的爱情。

花儿为谁绽放？这个故事写出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与脆弱，在飘泊中坚持自我的艰辛与困惑。

## 内容提要

小说以清新诙谐的日韩漫画式的笔触讲述了东点军校 438 宿舍的五位漂亮活泼、超爱恶搞的女生如何在严谨认真的军校掀起一股另类旋风。

外号章鱼小丸子的章蓉，噼里啪啦的小八（婆）孟雨薇，喜欢把人打得头下表皮血液加速肌肉外突（扁成猪头）的林琳以及擅长野兽派画法的和雅，无不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书中的男生方楠、尚青、汤衡还有无聊、胡扯，甚至“我”家的狗狗旺财都极尽搞笑之能事，一个个无厘头的小故事，出奇的情节，有趣的对白，包你从头笑到尾。而书中的主角“我”可爱、聪明，有时会搞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有时又迷糊到让人大跌眼镜，其与校政治部参谋秦天似有似无的感情纠葛，霹雳爆笑的相处方式，只要读了开头，就会让你迫不及待地一直看下去。

一个是作风强悍酷帅的青年军官，一个是精灵古怪行事懒散的军校小女生，所谓冤家路窄，恐怕也不过如此吧！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将会碰出怎样绚烂的火花？“没答案，没答案，真爱在哪？我的爱，我的爱，难道是他？用力想，用力想，没有回答。百分百，恋爱，会是理想。每个女孩都在期待，完美的爱情。小心翼翼又陷下去，聪明糊涂心。我的完美真命天子难道是你？塔罗牌的答案很诡异……”

# 孤独的自由

小雨

我常常半夜醒来，便再也无法安然入睡。在黑暗中睁着双眼，思绪总是那么凌乱。那时候，我极易回想起过去，整整十年，除了一些伤痛的感情碎片，记忆里似乎搜索不出多少快乐的印记。当我坐在上下班的大巴里，当我玩无人再玩的空当接龙，当我阅读某个到位的细节……我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回忆之旅。每次反思的结果就是——没有任何结果，除了孤独还是深不可测的孤独。这样的生活状态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终于有一天，我决心与这样的状态作一次郑重告别，于是递上辞职报告，打开电脑，让心灵彻底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想通过纪念的方式对过去说声再见，于是就有了这个长篇。当小说写到一半，要好的朋友突然离开了，我再也无法平静，写作因此中断。生死一瞬间，我惊恐于世事的流转与无常，许多难以开解的情结一下子找到了答案。直到两个月以后，我才重新打开电脑，由一天几百字、一千字，到后来的一天五六千字，我一次次被故事中纯粹的情感打动，一次次心跳加速，一次次热泪盈眶。待小说完成，我才发现，当初提笔时那种想要与过去决裂的初衷并未如愿，实现的只不过是对于无所有的现在的自己的一个交待以及一段感情的明证。

深圳是一个火热的城市，她时刻张开巨大的双臂，迎接每一个怀揣理想的人。我热爱深圳，因为她给了我自由的孤独；我感谢深圳，因为她给了我孤独的自由。

# 1

嗨！春天又到了，这个本该很“醒”的季节却令我备感头痛。2004年1月21日，又是倒霉中继续倒霉的一天。早上，我穿着深蓝牛仔装去面试，好不容易挤上公交车，又费了好大的劲挤下公交车，换了几趟公交车，跑得满头大汗，总算找到了报纸上的建筑装饰公司。

我在经理室外，等了好久好久，坐到屁股都发麻了，还是没有轮到我，可见，在这个世界上跟我过不去的人真是很多。你看，在那儿排着队等老板聘用的人个个紧张兮兮，女的是不停地擦脂抹粉，想以貌取胜，男的则西装革履整装待发，想以气势夺人，而我这身体闲的牛仔装倒显得不伦不类，格外让人仇恨。哎，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下一位！”房子里面有一位女士在叫，我看了一下前面没有人，再看了一下后面也没有人，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在叫我。于是，我匆匆忙忙地走了进去，说了几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回答了几个让人不可思议的问题。最后，那个头上没有几根头发却满脸笑容的老板说了一句“太过潇洒”，便把我打发走人。听起来好像是在表扬我长得很帅，其实，这只不过是让我提前走人的征兆。因此，当我听到他旁边的秘书说“你回去后，等我们公司下一次面试的电话”时，就已经明白，这份工作十之

# 0°C 酉告小说

八九又泡汤了。唉，我又没有找到工作。

走到长安街王府井，看见美丽的女人依然不多，可会打扮的女人却越来越多了。越开越多的女士高档百货店，无疑提高了她们的审美眼力，同时也增强了男士的工作压力。难怪工作的门槛抬高，抬高，再抬高；难怪有那么多的有为青年失业，失业，再失业。《EASY》《WHAT》之类的杂志随时可以“指导”她们该怎样漂亮，“学习”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更是她们在男士身上揩油的捷径。于是，在这个茫然的城市，我蓦然发现眼前，有那么多扮“酷”一族的女孩，她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有色无色的眼镜顶在额头以上的部位，以显示她们的纯情，活泼，可爱。哎，这又何必呢？

天突然下雨了，仿佛对我一天的毫无所获不满。刚开始街上的行人还是很多，可是过了一会儿，雨越下越大，街上的行人一眨眼就少了很多，就连刚才那帮挤公交车的忙人也都少得可怜，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撑着雨伞站在公交车的站台下躲雨。奇怪啊，人都去哪了？我对老天一点都不满，因为我今天不仅没带雨伞，而且衣服也穿得特别少，原本打算逛街的计划，现在又泡汤了。真是人到不幸时，天也不饶人，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地上不行，地下行。

我走进王府井的地铁站，买了一张去西直门的地铁票，匆匆忙忙地走进候车站台，才发现原来街上的那帮所谓的“忙人”，全都跑到地下来了。自然，我就站在了离地铁比较远的地方，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个个精神抖擞，不像我这样狼狈不堪。看样子，小寒说的“北京人能看云识天气”原来是真的。

地铁一到，一帮人就匆匆地出，一帮人又匆匆地进，我就靠前了一点；地铁又一到，一帮人又匆匆地出，一帮人又匆匆地

进,我就又靠前了一点,如此往复了好几遍,总算下一趟地铁轮到我了。

“你干吗?没见过美女吗?色鬼!”一个女人大叫一声。

天哪,有哪个不要脸的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敢自称“美女”,看样子她真的是不想活了。我好奇地顺声望去,我身边的人也跟我一样,想看看那个自称为“美女”的女人,到底能让多少人流口水,更想找出那个倒霉蛋是谁?

她,细直优美的长腿,超短牛仔迷你裙,樱红颞颌雪纺浅绿色背心,柔情似水的眼睛好像蒙了一层白雾,深情款款而又含情脉脉,高挺的鼻梁,粉红色的嘴唇,梳着短短的马尾辫,身体凹凸平衡恰到好处,用黄金分割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绝对男人心目中的标准恋人,绝对女人中的佼佼者,显然是超白金一代对男人具有致命杀伤力的美女。

“我……我……我没有看。”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穿着狼牌休闲西装,挺直腰杆说。仿佛电视广告中的那句经典广告词“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就是为他量身制作的。

“那你现在在看什么?”女孩愤怒地狂吼一声,她旁边的人吓得直往后退,都不敢直视她。他们各自假装忙着各自的事,有的把双手无聊地插入裤袋,有的则摸摸腋下的皮包,有的干脆东张西望……这就好比地上有一百块钱,人人都看见了,都碍不下面子,不敢捡,心里却又想要。

那个中年人好像应付她这种刁难野蛮的女人很有经验,不慌不忙地低着头直往人群中钻。她则怒气冲冲地摸了摸胸前的帆布背包带继续向前走,她面前的男士则不约而同地往两边退,主动为她让道。一群经不起恐吓的男人,哎,男人世界的悲哀啊。我感叹地摇了摇头,也许是因为多年前与漂亮女友分手

# 0°C 酉告小说

的缘故，我对漂亮的女生特别反感，自然就不想让道。她是一路走来，满脸怒气，好像全中国五六亿男人都不是男人一样，我心里特别撮火。眼看着她一步步的，就快要逼近我了，我的右眼皮突然跳了一下。糟了，看样子我今天又会有火光之灾。

还好，地铁终于来了，在她距离我三米远的地方，我终于走进了地铁。“哈哈，我没有让步。”我在心里窃喜，“我也算是男人中的男人了吧。”她也跟了进来，站在我的前边，距离我不到40厘米。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那股清香的茉莉花香水味，让人感觉清心舒畅。她安静的时候，的确很具有杀伤力，但对于我这根枯木来说，她顶多只是一根葱花，中看不中用，可不知为何，我的右眼皮又跳了一下。该死，我今天什么地方得罪人啦，竟然有人诅咒我。

突然，地铁一刹车，我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地往前靠。不好，我的脸碰到了她的头，她转过身来，我的嘴唇又碰到了她的脸。糟了，我赶紧把脸抽回来。

“对……”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见“啪”的一掌，她的右手五指掌狠狠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一红，眼前一片漆黑，接着是满天的星星在我眼前飘来飘去，然后是听见车厢内的一群人“哈哈”大笑。

“喂，小姐，你好像有点很过分。”我顿时醒悟过来，明白了发生的一切，生气地看着她说。

“很过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吻我，这就不过分了？”

“你以为我想吗？那都是刹车时的惯性。”

“惯性？”她两眼一眯，瞄着我，用左手的食指指着她身边一个又一个男士，恶狠狠地说：“为什么他能控制，他又能控制，

他还能控制……”最后指着我说，“为什么你就不能控制呢？”

“这……”我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分明就想趁着刹车吃我豆腐。”

“你……”

“你，还你什么你？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她把左手放下，摸摸胸前的帆布背包带继续说，“别以为戴着一副破眼镜就装斯文，”车厢里的男士们赶紧把眼镜取下来，“别以为拿着公文包上班就装白领，”车厢里的男士们又赶紧把公文包放在身后。

“你……”我到站了，说，“你给我记住，戴眼镜不是为了装斯文，是生活的需要，提着公文包不是为了装白领，是工作的需要。”我赶紧走出了车厢，转过身，看着她继续说，“不是每个男士都喜欢辣妹美女的，比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刚才的一切，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至于你的言行如何，上天自知公道，拜拜啰，小姐。”

“你给我站住！”她大吼一声，“你敢教训我，你敢叫我小姐……”

地铁的车厢门在她的愤怒中关了，我隔着玻璃门看见她动着嘴巴，好像是在骂我什么，我却装酷似的，当什么也没听见，在她面前轻松一转身，挥了挥手走了。

回到小寒家。小寒是我大学时期的死党，二十四岁，身高1.72米，爱好看电影，超级爱好踢足球。虽然中国国家足球队差到连仲永都称不上了，就别说伤仲永了，但他还是执迷不悟地在足球上疯狂堕落。我们在南技院读书时，他一向是自命潇洒，花钱如流水的花花公子。

追求方圆的时候，我一直是他的情场见习参谋长。在我们的精心谋划之下，一场惨烈的爱情攻防战开始了。他像希特勒

# 0°C 西告小说

在欧洲战场上一样，所有的情敌全部纷纷倒下，就连学院有名的情场“四圣”都无一幸免。因此，他取了个鼎鼎大名的网名，叫“情场杀手希特勒”，一看就让人受不了，倒胃口。

自然，方圆在他的强大攻势之下，渐渐放下了防卫，最后终于被他征服了。因此，每次小寒一见到我就感叹万分。

“刘雨，你真是好人，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停，”我用双手在他面前做了一个停的手势，“你不用好好谢谢我，你只要以后后悔了，不要陷害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还有就是真心实意待方圆……”

“你放心吧，”他转过身去，看着墙上方圆的照片，说，“方圆，我小寒对天发誓，这辈子爱你一生一世，海枯石烂，至死不渝……”

“又是这些老情话，我都听你说过N遍了。”

哎，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着上课的《材料力学》课本走出宿舍“上帝啊，原谅我把一个纯情的少女送入虎口吧，阿门，宽恕我吧。”我说完在自己的头上和胸前用右手画了一个十字架。

他追了上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向她发誓了。”

偶尔，小寒在晚上睡觉时会说梦话，而且一定与当时流行的电脑游戏有关。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来到宿舍找我，小寒又在梦里说：“咳，你好，我要AK47。”吓得我的朋友撒腿就跑。

我叫刘雨，今年二十四岁，三年前毕业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简称“南技院”。毕业时，我跟随留南大军到处奔波找工作，

也许是因为在南宁生活习惯了，也许是因为南宁有我的恋恋风情吧，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回到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想在那里再找回原来的我，也许是因为我更想在南宁证明点什么给冰雨看吧。

冰雨还是走了，很简单，我太过执著了。她走时的那句：“也许你是对的，但最终你是错的。”宣判了我俩六年恋情的死刑。这也使我明白：时间长了，环境变了，爱情也就淡了，相爱的人也就经不起风浪了。

小寒北上回家，因为家在北京，父亲又在北京某城建集团担任总经理。自然，他的工作就根本不用操心，还时不时动摇我留南的意志，要我与她一起北上，原因是冰雨也在北京的某某大学读书。最终他还是没有说服我，很遗憾地离开了南宁，而我仍然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工作。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我在南宁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做助理建筑工程师，听起来好像挺不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替工程师跑腿的杂工。

我在公司努力工作了三年，最后终于爬上了建筑工程师的位子，把“助理”两个字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里。正当我有出头之日时，小寒又打来电话说：“刘雨，昨晚我爷爷托梦给我，说你所在的公司很快就要破产了，你还是快来北京工作吧？”

“乌鸦嘴，我刚混上建筑工程师，你就诅咒我，你想害死我吗？”

“不是的……”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是真的。”

“你别说了，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跟你瞎聊，拜拜。”我气愤地挂断了电话。

我很害怕小寒说这种话，因为让活着的我去听死去的人的

# 0°C 西告小说

话,我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可公司的老板像是被他爷爷下了浆头一样,经常在重大的决策上出荤招;再接着又因公司的建筑材料问题,老板被公安机关调查;再接着一连几个不利的工地事故,又让公司的名誉落地。此后,公司的经营状况日渐西下,不久就倒闭了。公司的老板也因此一蹶不振,提前20年告老还乡了。我与同事们为老板痛苦了两三天之后,第四天我突然良心发现,不再做那无聊的好事,决定另谋生路。

我找遍了整个南宁,依然没有一家公司对我感兴趣。于是,我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另寻他地。俗话说:“一人搞电脑,全家上网找;一人炒股票,全家跟着跳;一人干银行,全家帮倒忙;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而我的同事在失业一个月之后,有的转行做金融,有的转行做电脑,有的转行炒股票,更有的转行做保险等等。反正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各谋其生。而这些工作我都不想干,因为我不能拿我的专业开玩笑,更心疼爸妈给我的血汗钱花在这个专业上,没有一点成就,就转行了,多可惜啊。因此,我死也不愿意转行。我在南宁工作了三年之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那个窘迫的年代。而在南宁那股失业的潮水是一涨再涨,真是让我感觉“天要亡我,造化弄人”。

不知道小寒从哪里得知我失业的消息,立刻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北上抗失。不是因为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繁荣中心,也不是因为我的初恋情人在北京,而是因为他爷爷说我北上能走好运,什么逻辑吗?但是也好,反正我现在是留在南宁已经没有希望,倒不如去北京看看,说不定还真如小寒他爷爷所说的那样,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于是,我从农行里取出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月工资,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实现了小寒他爷爷的心愿。我来到北京西站,走下

火车。果然闻名不如一见，一个字“乱”。我一走出火车站，老远就看见一个木板的白纸上写着大黑体正楷字：“Welcome to beijing, 刘雨”

知道的是接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又是哪个假洋鬼子回来了。我走了过去，看见小寒和方圆手拉着手地聊着，我向前走了两步，他们没看见我，我再向前走了两步，他们还是没看见我，于是，我干脆走到了他们前面，他们竟然还没有看见我。

“太夸张了吧？你是来接我还是来接她？”我很无奈地再向前迈了两步说：“喂，小子，怎么一点儿接人的敬业精神也没有啊？”

“喂，你来了，也不打声招呼？”

“打招呼？你是来接我的，要我打招呼，这太离谱了吧？”

“哦，对不起，我忘了。”

“我就知道，你有了女人忘了朋友。”

“哪里。”小寒狡辩说。

方圆则在一旁偷偷地笑，跟方圆寒暄了几句，就跟小寒坐车回家了。

本来不想住在他家，但是他家的热情似火，我实在无法抗拒，也只好难为自己待在他家了。

“我住哪里？”我不好意思地问小寒。

“你就住这间。”他用手轻轻地推开门，指着那间房间说。

我跟着小寒走进房间，古色古香的木制床，木制书柜，精心雕刻的四方龙椅。我一看就明白：能睡这间房间的主人，一定是他家的老大。

“那这间房子的主人他睡哪？”

“他已经用不着了。”

# 0°C 酉告小说

“为什么？”

“因为他十年前就已经不睡了。”

“你是说这房间已经十年没人住过了？”我说出这句话时，全身打了个寒战，心里有些紧张地问，“为什么？”

“因为我爷爷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而且我爷爷还托梦给我，说你在这里睡上几天一定会时来运转的。”

“他什么时候说的？”

“前些天托梦说的。”

“不会吧？”

“他还说……”

我赶紧伸出右手捂住他的嘴说：“别说了，能不能换一间？”

“不可以，”他掰开我的右手继续说，“我爷爷还说今晚想见你。”

“就在这里？”我很惊讶地问。

“是啊，所以你今晚就只能住在这里。”

“喂，小寒，你不要跟我开这种鬼玩笑，好不好，我们都老大不小了。”

“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

“你不是真的叫我今晚住在这里吧？”

“是的，我可是认真的，我爷爷也是认真的。”

“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吗？”我鼓起男子汉应有的勇气，挺直腰杆说。

“没有。”

“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

“没有。”

“那好吧，既然你和你爷爷都那么执著，我今晚也只好勉为其难见见他啰，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吓着你的爷爷，我可不负责任哦？”

“行，行，行……”他高兴地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晚上，我关了灯，躺在他爷爷的床上，总觉得有人在床边看着我。我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灯，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关上灯，躺在床上，又感觉有人在看着我。我又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灯，仍然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我又关上了灯，躺在了床上，如此，往复了几次，我在北京的第一个美妙的晚上，就这样白白地让我给浪费了。

刚来北京，在小寒和方圆的热情款待之下，我有气无心地玩了几天，装了几天笑脸。其实，我心里只想找个工作。后来，我经过几天的面试失败之后，顿时醒悟过来，原来北京也不是一个好混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东直门地铁站，一想起昨天无缘无故挨了一巴掌，心里就不高兴，心情自然也就降到了极点。

我走到地面，站在 107 路公交车站的站台边，准备搭公交车去西单北大街北京某建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面试。在公交车上，虽然有点挤，但总算还算安静，最关键的是没有那么多无理取闹的女人，心情自然就好了很多。在西单我下了车，过了无人行道的马路，再向左走了 100 米，问了两三次交通协管员，最后终于找到了北京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太平洋人寿保险大厦 A 座 7 楼 403 室。

我一走进这座雄伟的大厦，就感觉进入了上流社会。这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穿戴整齐，彬彬有礼，落落大方。我走进电

# 0°C 酉告小说

梯里按了一下7键，电梯就自动关门往上升，走出电梯，老远就看见7楼403室门口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比起今天的这队人马，昨天的那队人马真是小巫见大巫。可见，这家公司的效益一定好得不得了。哈哈，有我刘雨在，你们就死定了，我狡诈地奸笑了几声，但那美好的一切似乎离我还很遥远。我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

不知不觉，我在外面等了3个多小时，还未能轮到我，真是让人心急啊。最后终于轮到我去面试了，我敲了敲门，走进了总经理的办公室。一眼就看见五个爸爸级的老古董，个个像看珍稀动物似的看着我。我的心里有点紧张，心“扑通、扑通……”地快跳出来了。

“请坐，来者贵姓？”一个身穿黑色西服，头发花白，戴着黑色大框眼镜，打着红色领带的人，双手拿着我的资料问。

“本人姓刘，名雨，叫我刘雨或小刘都可以。”我坐下正视着他们，感觉像是挨老爸狠批，不过来也来了，还能怎么样，死硬着头皮上吧。

“刘雨，你好，欢迎你来本公司面试。”

“谢谢。”说这句话时，我的声音有点颤抖，发音不准像唱京剧似的颤抖了两下。

“你是从哪里得知我们公司招聘信息的？”

“从报纸上的招聘栏上看到的。”

“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面试？”

废话，我要是找到工作能来你们公司面试吗？不过应聘的时候怎么能这么说毕竟是吃别人的饭吗？所以，我装笑脸说：“因为我不知道除了建筑这行，我还能做什么，而且我也想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二十多岁的我不想让父母再担心。”